

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 实践困境与对策

——基于甘肃、山东等6省区的调查分析

◆ 陈玉义 万明钢

[摘要] 荣誉制度是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的重要支持政策,公共视域下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公共荣誉是这一制度的主体。为了解其在乡村这一场域的实施情况,本研究收集甘肃、宁夏、山西、黑龙江、山东和江苏6个省份1297名乡村教师的调查数据并加以整理分析,发现目前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面临荣誉价值消解、荣誉载体缺失、荣誉表征失当和荣誉效用阻绝的实践困境。应通过构建有效的荣誉评选和奖励机制、制订科学的称号设置与分类体系、健全具有引领和濡化价值的荣誉准则系统来进行制度优化。

[关键词] 公共视域; 乡村教师; 荣誉制度; 公共荣誉; 个人荣誉

[中图分类号] G4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08(2019)04-0028-06

乡村教师作为乡间的知识分子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是塑造乡间灵魂、生命和新人这一时代重任的承担者。正如陶行知所言“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1]为建好建强一支乡村教师队伍,国家提出了待遇提升、周转房建设和职称倾斜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然而,物质福利保障并不能取代荣誉激励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价值。罗明煜深入研究了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的教师荣誉制度,发现荣誉具有激励教师热爱并积极从事教育事业的重要作用。^[2]德国法学家赫伯特·克吕格尔(Herbert Krüger)指出,除了命令、强制和惩罚之外,荣誉奖赏是激励和促进民众自愿作出设立者所期望行为的重要手段。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甚至正在转化为教师间矛盾的策源地,在实践中走向政策设计的反面。

笔者认为,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传统的适用于包括乡村教师在全体教师的一般性荣誉制度;二是以乡村教师为特定颁授对象的专门性荣誉制度。实际上“荣誉”目前并未

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和分类。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认为荣誉的本质是一种精神存在,被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资本之中,并通过一定的活动或仪式加以彰显。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将视域诠释为视力所及的区域,个体与作为他者的公众间存在着一定的视域差。由此,不同视域下荣誉被区分为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公共荣誉(public honors)和基于荣誉感知的个人荣誉(personal honor)。就公共荣誉而言,表现为特定人从特定组织获得的积极评价;是公民在学习、生产、工作或战斗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而获得的光荣称号。^[3]公共荣誉是社会对个体价值的一种承认方式,往往依赖于外部施誉者,以符号授予的形式呈现;个人荣誉则是基于荣誉准则的个体价值感知,具有一定的内在自足性。乡村教师荣誉无疑属于公共荣誉,是国家和社会对乡村教师在乡村的辛勤付出、教育成就与社会贡献的肯定和赞扬方式。

针对乡村教师这一特质群体,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简称《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但通过

陈玉义/滨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博士(山东滨州 256600);万明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730070)。

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有关研究存在将“荣誉”概念作为自明之理未加澄清的现象,以及实证研究缺乏、取样代表性不够、传统乡村教师荣誉制度被忽视等问题。本文拟从公共视域出发,对以外在认可形式呈现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调查,了解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完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机制,推动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聚焦于乡村教师的考察

本研究综合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工具包括访谈提纲和问卷。访谈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以在西北某师范大学参训的宁夏乡村教师国培学员作为对象进行预调查,其目的是为问卷编制进行前期资料收集;随后研究者深入甘肃和山东等地乡村学校展开正式田野调查。从2016年3月至6月访谈乡村教师共计119人,男74人,占

比62%;女45人,占比38%。

调查工具为自编乡村教师荣誉制度调查问卷,该问卷基于荣誉文化理论并借鉴其他同类问卷编制完成,分别于2016年5月13日和18日在甘肃Y县和H县对195名乡村教师进行了预测。问卷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传统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的现状及问题;二是专门的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建立、实施及建议。共计124题。本文选取部分信息,围绕荣誉评选标准、表彰奖励、资源分配、称号设置等四个主题进行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首先在网络平台发布,然后通过各地教育管理部门、校长和研究者任职教育领域的同学、老师的帮助,组织教师完成问卷填答。调查范围包括甘肃、江苏、山西、宁夏、山东和黑龙江6个省份,共计回收问卷1894份,其中乡村教师问卷1361份,清理无效问卷64份,有效乡村教师问卷1297份,有效回收率为95.3%,见表1。

表1 问卷调查样本(n=1297人)基本信息

省份	性别		教龄(年)				学历			
	男	女	≤10	11~20	21~30	≥31	中专	大专	本科	硕士以上
山西	135	337	55	218	129	70	6	141	322	3
甘肃	199	110	125	98	62	24	6	67	231	5
山东	151	134	24	89	87	85	3	34	242	6
宁夏	38	35	38	23	10	2	18	17	34	4
黑龙江	49	48	16	42	28	11	1	18	77	1
江苏	14	47	5	36	18	2	2	5	50	4

省份	属地		学段				职称			
	村	乡/镇	学前	小学	初中	高中	无	二级	一级	高级以上
山西	322	150	14	324	132	2	25	107	261	79
甘肃	110	199	10	131	89	79	24	121	123	41
山东	64	221	1	152	132	0	2	106	160	17
宁夏	16	57	20	34	18	1	16	38	17	2
黑龙江	19	78	7	20	67	3	7	11	55	24
江苏	18	43	4	33	16	8	4	8	41	8

本文围绕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收集了访谈和问卷两类调查数据,访谈数据通过NVIVO8.0软件进行整理编码分析,转录过程中保持了被访谈者语言的原初风格和“本土概念”;问卷数据则通过SPSS20.0软件加以处理,除进行频次和平均值描述统计、配对样本T检验等参数统计之外,还对

部分由于通过频次、均值难以准确进行数据说明的题目进行赋值量化。

二、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实践困境

荣誉制度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教师对个体价值追求的回归与关注,在乡村这一场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下列诸多问题。

(一) 荣誉价值消解: 评选功利化与标准的缺失导致偏离公平与正义

荣誉是社会对个体价值的一种承认方式,但荣誉并不一定真正构成人的价值标识,荣誉的权威性依托于获得者值得享有这一荣誉。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日趋功利化并与公平、正义偏离,正导致乡村教师荣誉丧失对美德和卓越认可的权威性。在乡村教师眼中荣誉正逐步陷入“无所谓”的价值消解困境。

荣誉功利化和标准的缺失是价值消解的主因。荣誉本为价值标识,但实践中作为施誉方的管理者常基于工具理性,将其简化为管控教师的手段;而作为受誉者的普通教师亦从功利主义出发将之视为追逐职称和工资提升的捷径。本次关于乡村教师荣誉获得价值的调查中有 76.6% 的人选择职称晋升。荣誉评选标准作为获得者荣誉资格的审查依据,是公平与正义的维护者,标准的缺失易为荣誉腐化的产生留下空间,使荣誉衡量的内部价值尺度被“关系”“人情”“金钱”和“权力”等外因所取代,甚至出现“平时工作中,丢三落四不好好工作的,荣誉给他了,咱们看了可笑”的乱象。荣誉评选标准与推选方式见表 2。

表 2 荣誉评选标准与推选方式 (n=1297)

学校评先树优标准 (单选)			荣誉推选方式 (多选)		
选项	频次	比例 (%)	选项	频次	比例 (%)
没有	130	10.0	组织推荐	484	21.6
模糊	472	36.4	竞争评定	517	23.1
形式	398	30.7	领导决定	592	26.5
清晰	297	22.9	民主投票	401	17.9
总体	1297	100.0	上级指定	244	10.9

目前乡村教师荣誉评选功利化与标准的缺失导致偏离公平与正义,以下三种影响因素不可忽视。一是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干扰。中国乡村是典型的关系社会,往往“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4]。荣誉指标分到学校之后,“就像一个蛋糕,校领导把最好的

那一块先给关系最近的人,就这样往外推。”二是个人利益交换的侵蚀,荣誉经常成为权力寻租的筹码。教师为获得荣誉甚至要排队送礼,出现“干了这么多年还不如人家的两瓶酒,两条烟”的现象。三是马太效应和平均主义的羁绊。荣誉过度集中于毕业班和大学科教师,如果没教到毕业班,获得荣誉没有希望,小学科教师只能是个“打工的”。与此同时,轮流坐庄又已经成为部分乡村学校荣誉分配的潜规则。

(二) 荣誉载体缺失: 奖励虚表化且日趋精神性单向度

由于荣誉本身不具备普通的交换功能,因此其价值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资本之中并通过相应仪式得以彰显。对于乡村教师荣誉而言,仪式缺失且奖励长期与物质分离呈虚表化的精神价值单向度取向,使乡村教师荣誉陷入价值无根的困境。仪式在宗教中具有区分“神圣与凡俗”的功能,在荣誉制度中仪式亦处于核心环节,但调查发现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存在去仪式化倾向,荣誉的高贵性难以通过仪式得到彰显,荣誉获得者难以产生荣誉感,示范效应弱化。^[5-6]另外,乡村教师荣誉奖励过度去物质化忽视了乡村教师的经济人属性。问卷对现实中乡村教师荣誉奖励情况和乡村教师的期望进行调查数据分析显示,二者间存在数据对调现象。为进一步量化说明,对各选项从 1 至 4 赋值处理,得分越高则表示获得物质奖励的机会越多,乡村教师荣誉奖励现实均分 ($M = 1.47$) 低于期望均分 ($M = 2.92$)。进行配对样本差异性检验,荣誉奖励现实与理想之间差异显著 ($t = -40.877, p < 0.001$),见表 3。

表 3 乡村教师荣誉获得者奖励情况

选项	现实奖励形式		期望奖励形式	
	频次	比例 (%)	频次	比例 (%)
仅仅颁发荣誉证书	843	65.0	127	10.2
证书偶尔伴物质奖励	345	26.6	347	28.0
证书经常伴物质奖励	71	5.5	271	21.8
证书并总伴物质奖励	38	2.9	496	40.0
总体	1297	100.0	1241	100.0

维克多·弗鲁姆 (Victor Vroom) 认为动机强

度依赖于对某特定结果期望的强度和这一结果自身的吸引力。我国乡村教师荣誉奖励与其理想间存在巨大差距，“来点实际的，别光一个证书”的语境下荣誉的激励价值被严重弱化。尽管目前乡村教师待遇有所改善，但总体还处于“撑不着，饿不死，置不了事”的境况，社会经济地位不如城区教师，收入甚至不如普通农民，在这种比较劣势中乡村教师除了剥夺感之外何言职业幸福。在生存性需要依然占据主导位置条件下，待遇低是乡村教师缺乏职业认同非常重要的因素。^[7]乡村教师荣誉奖励偏重精神而忽视荣誉价值的物质依托性，使荣誉正在失去对乡村教师的吸引力。李伯玲在对《计划》实施情况调查后认为，现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实施不理想，教师总认为荣誉没有用。应该赋予一定的物质利益，他们几十年在乡村确实作了贡献，那是人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三) 荣誉表征失当：称号印象的负性耦合产生负向效应

我国教师一直以来处于由村向镇、镇向县、县向地市的逆向流动状态，乡村教师“不是在逃离，就是在逃离的路上”。乡村教师职业声望偏低的原因除现实的经济因素之外，还在于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弱势地位，在乡村学校任教成为教师“没本事”的标签。而荣誉作为对乡村教师职业价值的外部认可与“乡村”所涵有的消极印象负性耦合，使荣誉拥有者难以产生获得感和荣誉感。

“乡村教师荣誉制度”政策设计的初衷是满足乡村教师队伍建好建强的需要，有效实施离不开乡村教师群体的认可与支持。付卫东在云南省调查发现大部分乡村教师对此荣誉非常珍惜，但也有30.6%的教师认为对于激励优秀教师留在乡村任教并无太大作用。^[8]问卷就“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意义和荣誉称号中“乡村”的个体印象承载情况进行了调查。

从问卷和访谈调查结果可知，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和意义受到大部分乡村教师的认可，但称号中的“乡（农）村”二字受到一些教师的排斥。乡村教师曾作为“乡贤”拥有很高的职业声望，但目前他们已经从“乡土—历史”语境中的“高素质者”变成了“城市—现代”语境下的“低素质者”。乡村教师给外界的刻板印象是“土老帽”，农村成为其自卑情结之源。宁夏一位年轻乡村教师说“一个同学（我们）都来自农

村，但他进了城里的一所学校，同学会上（我）感觉低一等。”因此，叶菊艳认为应该用“处境不利教师”来代替“农村教师”，以避免“农村教师”这一概念给人“能力低”“学历不高”等负面想象。荣誉证书“乡（农）”二字的认可情况见表4。

表4 荣誉证书“乡（农）”二字的认可情况

教师（化名）	观点
吕 丽	不加“乡村”二字好一些，就外人看人家容易把老师分成三六九等
秦落东	制作证书不要提乡村，造成歧视性
李福瑞	最好不分！优秀教师是Z市的，但你加上乡村，这就……派生城市……
元 彬	农村教师与城里的教师交往中感觉到受歧视，没有具体的例子，但能感觉到
姚 磊	“乡村”有负面影响，本身就是弱势，你又另加上两个字，那不更是弱势

(四) 荣誉效用阻绝：设奖比例过低使一线教师渐失希望

立德、立功、立言的情怀使乡村教师对荣誉的需求比其他行业的人更为强烈。但由于当下乡村教师有效荣誉（县级以上）设奖比例过低，甚至“一辈子一个也不容易”，使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被迫自我放逐，放弃对荣誉的追求，从而使荣誉激励的效用链条无形中被阻断。

问卷就“2015年荣誉获奖比例”和“建议荣誉获奖比例”的调查发现，普通乡村教师能够获得县级以上荣誉的机会很少，使大部分乡村教师感觉无望。数据进一步赋值处理，其中2015年获得县级以上荣誉乡村教师比例赋值1~4（“不了解”为筛选项）；乡村教师建议荣誉获得者比例赋值1~5。前者均分为1.49落在5%以下和6%~10%之间；而后者均分为3.01，对应于26%~35%，见表5。

从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发现荣誉实践中县级以上荣誉资源供给不足，“太少，老师百分之百付出，教师节（获得者）凤毛麟角，大部分老师没有盼头”的现状严重削弱了乡村教师追求荣誉的动力。山东一位李姓校长说“现在教师对荣誉不

太感冒，主要还是荣誉太难拿，特别是综合荣誉，这些荣誉称号每年能够分给咱这个学校一个名额，200多号老师，太少了，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

乡村教师对荣誉的追求因长期“看不到希望，‘排’不上”难免产生悲观情绪而被迫选择放弃，从而阻绝了乡村教师荣誉激励的效用产生。

表5 荣誉获得者占教师比 ($n = 1297$)

2015年县以上荣誉获奖比例					建议荣誉获奖比例				
选项	频次	比例 (%)	<i>M</i>	<i>SD</i>	选项	频次	比例 (%)	<i>M</i>	<i>SD</i>
小于5%	601	46.3	1.49	0.813	10%以下	216	16.7	3.01	1.392
6%~10%	189	14.6			11%~25%	319	24.6		
11%~15%	70	5.4			26%~35%	272	21.0		
16%以上	38	2.9			36%~50%	210	16.2		
不了解	399	30.8			50%以上	280	21.6		

三、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优化对策

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激励存在成本溢出的风险，以对外部荣誉符号的获取为主要表现形式，而非对教师本体价值的追求。因此，在关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价值引领功能的同时应正视其在乡村这一场域所面临的实践困境，以有效避免潜在的政策风险。针对以上困境，本文尝试从荣誉文化的视角在制度设计层面提出三条综合性的优化对策。

(一) 荣誉价值和载体找回：构建有效的荣誉评选和奖励机制

荣誉本为承载于符号或物质载体中的精神存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优化的关键在于通过构建有效（指可操作性）的荣誉评选和奖励机制以实现荣誉价值和载体的找回。一是构建融于乡土文化的荣誉评价标准，标准是可量化、可监督、可比较的规范，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乡村教师荣誉评选标准城市化取向，导致乡村教师教育生态的独特性被忽视，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小规模”学校教师，应关照到其外部生态的异质性特点，避免被大“乡村教师”的概念所遮蔽；突出这部分教师在“村落文化”传承中的价值，不止于“学业成绩”。为规避荣誉评选标准原则化样态导致的异化，评价方式应摆脱唯文本倾向，强化实地调查的价值；评价内容既要关注教师的学科业绩，也要强调其对学生习惯养成的作用；评价主体多元化，并应有乡民的声音，使政策具有足够的“草根性”。

二是构建精神和物质并重的荣奖机制。荣奖

对精神价值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物质的拒斥，应关照到乡村教师“正确理解的物质利益”。荣誉价值可理解为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的乘积，精神价值通过施誉者的身份、地位和稀缺性得以展现；物质价值则要转换成为能够进行一般性比较的货币来衡量。乡村教师荣誉奖励以低层级为主且长期去物质化，因此，存在价值归零的风险。邓小平曾强调，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适度的货币奖励是荣誉价值属性确认的重要方式，各地应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表彰奖励活动，并落实相关优待政策。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对教师出资奖励，同时开展尊师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9]建立荣誉分级制度和以在乡村工作的年限及学校所处地理位置为主要评选依据的评价方式。授予荣誉教师在公共服务和专业发展方面享有不同水平等级的“特权”，提供免费公共交通、景点参观和培训进修机会，甚至可以参照其他职业，制定乡村教师子女在升学和教师招考中给予适当加分的补偿性政策。

(二) 荣誉表征和效用活化：制订科学的称号设置与分类体系

荣誉的彰显需通过荣誉符号的适当表征和对受誉群体的激励来完成。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优化的难点在于通过制订科学的称号设置与分类体系实现荣誉表征和效用的活化（“活化”本为一化学概念，此处借指荣誉表征和荣誉效用的正能量激活）。一是创建体现教师共性和地域性的荣誉称号系统。由于“民办教师”刻板印象和城乡

教师逆向流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乡村教师被贴上“没本事”的标签,污名感使其缺乏职业认同。历史上乡村教师作为“乡贤”,广泛参与乡间事务并受到普遍的尊重,当下的“乡村教师”与“乡村”之间失去了曾经的不可分性,国家身份的赋予最终切断了乡村教师与乡村这一熟人社区的纽带。随着城乡教师流动常态化,工作生活两地化,在乡村待一辈子的教师越来越少,乡村教师身份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的时代特征。因此,乡村教师荣誉制度不妨改为“教师服务乡村荣誉制度”,强调教师身份的共性,淡化“乡村”的消极印象。

二是建立道德与卓越兼顾的荣誉分类系统。目前乡村教师荣誉存在合法性危机,其主因是荣誉道德表彰和业绩认可功能间的混淆所致。日常概念中荣誉更多的是对成就业绩的表征,乡村教师职业和成就的平凡使其荣誉不被认可,出现“那算啥荣誉,就是一种证明”的错误认知。乡村教师荣誉合法性的破解在于建立以道德为主兼顾卓越的荣誉分类体系。应明确宣示乡村教师荣誉道德奖励本位,突出乡村教师荣誉是对教师长期扎根偏远乡村、奉献教育道德价值所表达的肯定性态度和嘉奖。在城乡教师这一荣誉共同体中,能够长期坚守乡村的教师是“稀缺的少数”,足以维护荣誉需以“少数”来保持的“高贵性”。当然,乡村教师荣誉制度并非排斥卓越,重要的是应关注到乡村教师“卓越”的异质性。

(三) 荣誉人格和理念养成: 健全具有引领和濡化价值的荣誉准则系统

乡村教师荣誉由外烁到内生的转变与升华在于引导教师完成从公共荣誉追求到个人荣誉维护的嬗变,在于实现其荣誉人格和理念的养成。公共荣誉是个体品质的外部测量,是个体社会生命的价值承认。因此,公共视域下乡村教师荣誉对于施誉者有着高度的依赖性,荣誉制度的终极追求应为具有自足性的教师个体荣誉人格和理念的养成。公共荣誉的“边际效应”决定了其不会是一种日常存在,正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言,荣誉并非每个人拥有之物,如果所有的人都拥有的话,就没有了价值。公共荣誉所遵循的“锦标赛规则”易导致同事间的不良竞争。若荣誉奖励过度引入物质利益,则可能会影响教师追求教育事业本体价值的内部动机。因此,引导教师从对外部公共荣誉的关注转向对个人荣誉

的维护,成为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的价值核心。

与公共荣誉相比较,个人荣誉建立在个体具有超然性的荣誉准则之上,其观众就是自我,所以具有相对的自足性。不同于公共荣誉对外部施誉者的高度依赖,个人荣誉由于充分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识,而蔑视外在的好,并且对包括公共荣誉在内的所有外在好泰然处之。^[10]个人荣誉更加专注于荣誉本体价值,是个体对自我价值“内省”的体认。乡村教师个人荣誉不同于道德的可规训性,只能养成和引领,故一方面应关注师范生职前荣誉准则的生成,提高师范招生的质量,建立基于乡村教师职业认同的二次选拔程序,在师范教育生活中通过定向课程设置及环境陶冶等养成“爱乡”情怀;另一方面是加强职后荣誉准则的内化,要逐步提高乡村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乡村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培养其执着于教书育人、热爱教育的定力和淡泊名利的坚守。^[11]

[参考文献]

- [1]陶行知. 中国教育改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72.
- [2]罗明煜. 美、英、新加坡国家教师荣誉制度的共性研究[J]. 教师教育研究, 2014(5): 107-112.
- [3]王明革. 试论荣誉权在民法中的地位[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116-118.
- [4]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25-28.
- [5]王理万. 国家荣誉制度及其宪法建构[J]. 现代法学, 2015(4): 77-88.
- [6]涂尔干. 爱弥儿.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 汲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416.
- [7]ILIYA A, IFEOMA L G. Assessment of teacher motivation approaches in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Practice, 2015(6): 10-17.
- [8]付卫东, 吁佩.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效果分析: 基于云南省G县和X县的调查[J]. 教师发展研究, 2018(2): 23-30.
- [9]朱永新. 切实提高地位待遇 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4): 1-4.
- [10]刘玮. 荣誉与自我认识: 亚里士多德论豪迈[J]. 世界哲学, 2016(1): 36-44+160.
- [11]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 (2018-09-10) [2018-12-0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809/t20180910_348145.html

(责任编辑 闫碧舟)